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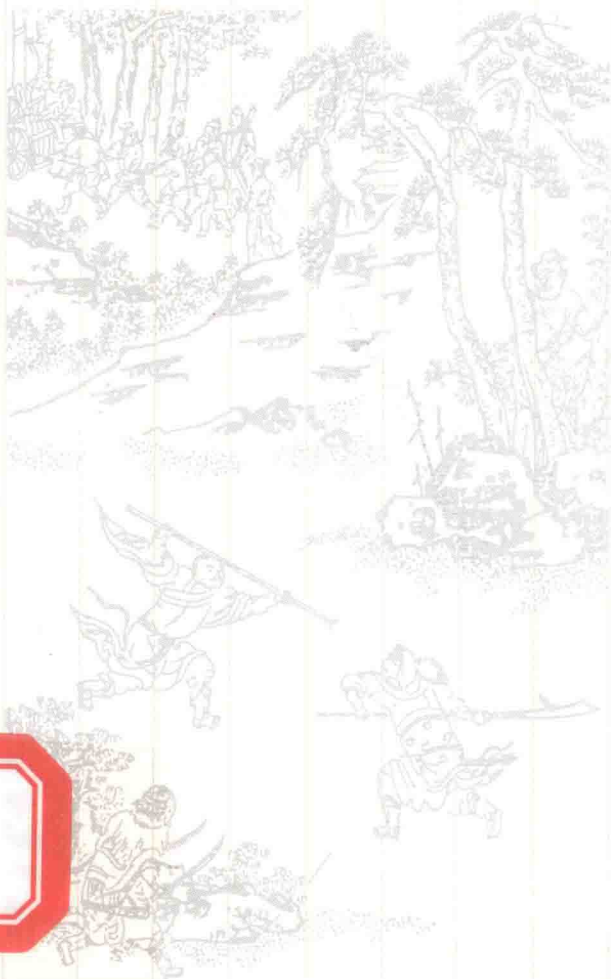
金圣叹评本

〔明〕施耐庵 著

〔清〕金圣叹 评

# 水浒传

全叁册（第叁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校本

金圣叹评本

〔明〕施耐庵 著

〔清〕金圣叹 评

# 水滸傳

全叁册（第叁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传》金圣叹评本/(明)施耐庵著;(清)金圣叹评.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21-4605-5

I. ①水… II. ①施…②金…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6664 号

责任编辑:秦静

封面设计:王志伟

《水浒传》金圣叹评本(全三册)

(明)施耐庵著 (清)金圣叹评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392/3 插页 6 字数 809,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05-5/I·3586 定价:8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 目 录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2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9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39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54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64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75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84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90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100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09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16
第十二回	青面兽北京斗武	急先锋东郭争功	124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32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39
第十五回	扬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48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59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70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79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90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201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212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220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229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251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258
第二十六回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272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279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288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296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305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315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328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336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345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355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363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374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385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397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405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416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426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440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450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462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471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481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488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497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505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516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526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538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547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555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566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575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584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592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601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612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625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632

-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639
-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648
-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656
-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665
-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675
-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682
-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688



【人亦有言：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见利器。夫不遇难题，亦不足以见奇笔也。此回要写宋江打祝家庄。夫打祝家庄，亦寻常战斗之事耳，乌足以展耐庵之经纬？故未制文，先制题：于祝家庄之东，先立一李家庄；于祝家庄之西，又立一扈家庄。三庄相连，势如翼虎，打东则中帅西救，打西则中帅东救，打中则东西合救。夫如是而题之难御，遂如六马乱驰，非一缰所控；伏箭乱发，非一牌所隔；野火乱起，非一手所扑矣。耐庵而后回锦心，舒绣手，弄柔翰，点妙墨，蚤于杨雄、石秀未至山泊之日，先按下东李，此之谓繫其右臂。入下回，十六虎将浴血苦战，生擒西扈，此之谓伐其左腋。东西定，而歼厥三祝，曾不如缚一鸡之易者，是皆耐庵相题有眼，捭题有法，搗题有力，故得至是。人徒就篇尾论长数短，谓亦犹夫能事，殊未向篇首一筹量其落笔之万难也。

看他写李、祝之战，只是相当，非不欲作快笔，徒恐因而两家不得住手，便碍宋江一打笔势。故行文有时占得一笔是多一笔，亦有时留得一笔是多一笔也。

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个精细人。读之，益想耐庵七窍中，真乃无奇不备。】

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叫与石秀相见。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杨雄道：“这个兄弟姓杜，名兴，祖贯是中山府人氏。因为面颜生得粗莽，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脸儿。上年间做买卖来到蓟州，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维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会。”杜兴便问道：“恩人为何公事来到这里？”杨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蓟州杀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个来的火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性起，把他店屋都烧了。我三个连夜逃走，不堤防背后赶来。我弟兄两个搠翻了他几个，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把时迁搭了去。我两个乱撞到此。正要问路，不想遇见贤弟。”杜兴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时迁还你。”杨雄道：“贤弟少坐，同饮一杯。”三人坐下，当下饮酒。杜兴便道：“小弟自从离了蓟州，多得恩人的恩惠；来到这里，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每日拨万论千尽托付与杜兴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乡去。”杨雄道：“此间大官人是谁？”杜兴道：“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列着三个村坊；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上，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惟有祝家庄最豪杰。为头家长唤做祝朝



奉，有三个儿子，名为祝氏三杰：长子祝龙，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个教师，唤做铁棒栾廷玉，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可惜此人。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西边那个扈家庄，庄主扈太公，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sup>[1]</sup>。这里东村庄上却是杜兴的主人，姓李名应，不说出绰号，留与下杨雄作问，甚好。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背藏飞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没。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求书去搭救时迁。”杨雄又问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唤做扑天雕的李应？”杜兴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听得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却原来在这里。好。多闻他真个了得，是好男子，我们去走一遭。”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杜兴那里肯要他还？便自招了酒钱，三个离了村店，便引杨雄、石秀来到李家庄上。杨雄看时，真个好大庄院。外面周回一遭阔港，粉墙傍岸，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门外一座吊桥接着庄门。入得门，来到厅前，两边有二十馀座枪架，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杜兴道：“两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报知，请大官人出来相见。”

杜兴入去不多时，只见李应从里面出来。杜兴引杨雄、石秀上厅拜见。李应连忙答礼，便教上厅请坐。杨雄、石秀再三谦让，方才坐了。李应便叫取酒来且相待。杨雄、石秀两个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来救时迁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商议，修了一封书缄，看他先用代笔书，便令无层折处，生出层折。填写名讳，使个图书印记，又细。便差一个副主管赍了，先差副主管，亦于无层折处生层折也。备一匹快马，星火去祝家庄，取这个人来。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上马去了。杨雄、石秀拜谢罢。一谢。○写出许多谢，令下文便于变羞成怒。李应道：“二位壮士放心。小人书去，便当放来。”写他两番托意，亦令下文便于羞成怒也。杨雄、石秀又谢了。又谢。李应道：“且请去后堂，少叙三杯等待。”看他说得便极。两个随进里面，就具蚤膳相待。饭罢，一。吃了茶，二。李应问些枪法，见杨雄、石秀说得有理，心中甚喜。三。

已牌时分，四。○叠写四句，见去得甚久。那个副主管回来。李应唤到后堂，问道：“去取的这人在那里？”看他说得如此便极。主管答道：“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倒有放还之心；后来走出祝氏三杰，反焦躁起来，书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应失惊道：“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书到便当依允，如何恁地起来？必是你说得不好，以致如此！总写李应非意料，以便下文变羞成怒也。杜主管，你须自去走一遭，副主管换正主管。○上先写书，次写主管；此却先写主管，次写书，笔法变换。亲见祝朝奉，说个仔细缘由。”杜兴道：“小人愿去。只求东人亲笔书缄，代笔书束换亲笔书束。到那里方才肯放。”李应道：“说得是。”急

[1]如法：越发，更是。





取一幅花笺纸来，李应亲自写了书札，封皮面上使一个讳字图书，又细。把与杜兴接了。后槽牵过一匹快马，备上鞍辔，拿了鞭子，便出庄门，上马加鞭，奔祝家庄去了。李应道：“二位放心，我这封亲笔书去，少刻定当放还。”又写托意。杨雄、石秀深谢了。深谢，总令下文李应不堪。留在后堂，饮酒等待。只是便极。

看看天色待晚，前写去久，用四句；此写去久，只用一句，法都变换。不见杜兴回来。李应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见庄客报道：“杜主管回来了。”李应问道：“几个人回来？”看他只是非意所料，妙极。庄客道：“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将回来。”李应摇着头道：“却又作怪！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今日缘何恁地？”走出前厅，杨雄、石秀都跟出来。只见杜兴下了马，入得庄门，见他模样，气得紫涨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说不得话。前店中初遇时却不写，忽于此处画出一个鬼脸来，妙笔。李应道：“你且言备细缘故，怎么地来？”杜兴气定了，方才道：画出。“小人赍了东人书札，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却好遇见祝龙、祝虎、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小人声了三个喏。杜兴尽礼。祝彪喝道：一路虽兼写三祝，而独显祝彪。○甫声喏，未开口，兜头便喝，极写祝彪无礼。‘你又来则甚？’小人躬身禀道：尽礼。‘东人有书在此，拜上。’祝彪那厮变了脸，骂道：极写祝彪无礼。‘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蚤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如今我正要解上州里去，又来怎地？’小人说道：‘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伙内人数，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要投见敝庄东人。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极善辞令，不是说得不好。万望俯看薄面，高抬贵手，宽恕，宽恕。’祝家三个都叫道：虽独写祝彪，亦有时兼写三祝，便错落之极。‘不还！不还！’小人又道：‘官人请看，东人亲笔书札在此。’祝彪那厮接过书去，也不拆开来看，就手扯得粉碎，极其无礼。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极其无礼。祝彪、祝虎发话道：又置祝龙，单兼祝虎，错落之极。‘休要惹老爷们性发！把你那……’言把你那李应捉来，也解去也，却不好康突主人名字，忽然就“把你那”三个字下收住，下又另自尽一句礼，然后重说出来，妙笔出神入化。小人本不敢尽言，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尽一句礼，然后重说。说，‘把你那李重说却又因气极，又说不出，只说得一“李”字，笔笔出神入妙。……李应捉来，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叠一“李”字，便活画出气极后，说不出话来时。又喝叫庄客原拿了小人，先说直叉出，又说原拿了，无礼之极，真不可耐矣。被小人飞马走了。于路上气死小人！叵耐那厮，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今日全无些仁义！”又找两句，激出李应。

李应听罢，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下，大呼：“庄客！快备我那马来！”杨雄、石秀谏道：“大官人息怒。休为小人们坏了贵处义气。”李应那里肯听？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前后兽面掩心，穿一领大红袍，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拿了点钢枪，戴上凤翅盔，出到庄前，点起三百悍勇庄客，画出李应。杜兴也披一副甲，持把枪上马，画出杜兴。带领二十馀骑马军。杨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应的马，画出

杨雄、石秀。○画李应就是个大官人，画杜兴是个主管，画杨雄、石秀是个客人，各各不同。径奔祝家庄来。

日渐衔山时分，蚤到独龙冈前，便将人马排开。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占着这座独龙山冈，四下一遭阔港，那庄正造在冈上，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座庄门，两条吊桥；墙里四边都盖窝铺，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

李应勒马在庄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毁谤老爷！”只见庄门开处，拥出五六十骑马来。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李应指着大骂道：“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头上胎发犹存！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共意，保护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时，蚤来蚤放；要取物件，无有不奉！我今一个平人，二次修书来讨，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耻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协意，共捉梁山泊反贼，扫清山寨！你如何却结连反贼，意在谋叛？”李应喝道：“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当得何罪？”祝彪道：“贼人时迁已自招了，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遮掩不过！你去便去，不去时，连你捉了也做贼人解送！”写祝彪无礼之极。李应大怒，拍坐下马，挺手中枪，便奔祝彪。祝彪纵马去战李应。两个就独龙冈前，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十七八合。祝彪战李应不过，拨回马便走。极写祝彪能。李应纵马赶将去。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得较亲，背翻身一箭。极写祝彪能。李应急躲时，臂上蚤着。李应翻筋斗坠下马来。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极写祝彪能。杨雄、石秀见了，大喝一声，捻两把朴刀，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祝彪抵当不住，急勒回马便走；极写祝彪能。○写祝彪不止是鲁勇，直是灵利之极。蚤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此是特写杨雄。那马负疼，壁直立起来，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下；写祝、李皆输赢相当，正好。却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将来。只须如此，收煞得正好。杨雄、石秀见了，自思又无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赶。只须如此，收煞得正好。杜兴蚤自把李应救起，上马先去了，等杨雄、石秀退回，然后救李应，几不成语矣。杨雄、石秀自杀奔祝彪，杜兴自救李应，极忙乱事，写得极清出；极兜搭事，写得极轻捷，妙笔。杨雄、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也走了上，加跟了众庄客五字，便藏下后文无数奇情。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见天色晚来，也自回去了。只须如此。

杜兴扶着李应回到庄前，下了马，同入后堂坐定，宅眷都出来看视，是个大官人。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是个大官人。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连夜在后堂商议。杨雄、石秀与杜兴说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又中了箭，时迁亦不能够出来，都是我等连累大官人了。我弟兄两个只得上梁山泊去恳告晁、宋二公并众头领来与大官人报仇，就救时迁。”因辞谢了李应。李应道：“非是我不用心，实出无奈，两位壮士只得休怪。”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杨雄、石秀那里肯受？李应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两个方才收受，拜辞了李应。杜兴送出村口，指与大路。极似闲笔，却都为后文藏下奇情。杜兴作别了，自

回李家庄。不在话下。

且说杨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蚤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映出。○一是新设三座，而一座亦不出现，是犹无设也。一是姓石人来，而不用姓石人接，是为无文也。那酒旗儿直挑出来。两个人到店里买些酒吃，就问路程。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两石相接，文随手起。两个一面吃酒，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见他两个非常，便来答应道：“你两位客人从那里来？要问上山去怎地？”杨雄道：“我们从蓟州来。”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么？”杨雄道：“我乃是杨雄，问得绣错。若定向石秀问石秀，即是呆笔死墨，更有何妙。这个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认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多曾称说兄长，缴还戴宗。闻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个叙礼罢，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须知此是第一番分例酒。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响箭，只见对港芦苇丛中蚤有小喽啰摇过船来。须知此又另一水亭，另一对港，另一张弓，另一枝箭，另一喽啰，另一划船也。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鸭嘴滩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蚤见戴宗、杨林下山来迎接。回翔盘舞。俱各叙礼罢，一同上至大寨里。

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都来聚会大寨坐下。戴宗、杨林引杨雄、石秀上厅参见晁盖、宋江并众头领。相见已罢，晁盖细问两个踪迹，杨雄、石秀把本身武艺投托入伙先说了。众人大喜，让位而坐。杨雄渐渐说到：“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一时争闹起来，石秀放火，烧了他店屋，时迁被捉。李应二次修书去讨，怎当祝家三子坚执不放，誓要捉山寨里好汉，且又千般辱骂。叵耐那厮十分无礼！”

不说万事皆休，才然说罢，晁盖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此等波谲，非为铺张山寨忠义，乃所以翻跌出宋江问罪之师也。脱无此一番，而便轻举妄动三打祝家，恐类儿戏，故不得已而生此也。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来此协助，如何却要斩他？”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伙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弟兄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晁盖语，读之想出其生平。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其类至多。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我亲领军马去洗荡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孩儿们！快斩了报来！”又饶一句，风棱四起。宋江劝住道：“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那个鼓上早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了。自补一句，妙笔。哥哥权且息怒。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厮无礼！再

三申说此句，妙。只是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自此以下，凡写梁山兴师建功，宋江悉不许晁盖下山。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一是山寨不折了锐气；好。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好好。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好好。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好好。吴学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宁乃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回翔盘舞。众头领力劝，晁盖方才免了二人。杨雄、石秀也自谢罪。宋江抚谕道：晁盖、宋江各写得好，真乃恩威并著矣。“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失，妙论。也须斩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赏功罚罪，已有定例。就上文新立规制中，忽抽出一石勇，忽抽出一裴宣，便表得众多豪杰，各各用命，非尸位素餐而已。○此等插带，真是才子。贤弟只得恕罪，恕罪。”杨雄、石秀拜罢，谢罪已了，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山寨里都唤小喽啰来参贺新头领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拨定两所房屋教杨雄、石秀安歇，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

当晚席散，次日再备筵席会众，商量议事。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计较下山人数，好。启请诸位头领同宋江去打祝家庄，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商量已定，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一寨之尊，写得好。留下吴学究、刘唐并阮家三弟兄、吕方、郭盛护持大寨。根本重地，写得好。原拨定守滩守关守店有职事人员俱各不动。各有专司旧令，不许调遣，写得好。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顶替马麟监督战船。补署新到头领，写得好。○将打祝家庄，却先写许多不打祝家庄者，如此文字，虽在《史记》，不可多得。写下告示，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头一拨宋江、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带领二千小喽啰，三百马军，披挂已了，下山前进。前军写得好。第二拨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张横、张顺、马麟、邓飞、王矮虎、白胜也带领三千小喽啰，三百马军，随后接应。后军写得好。再着金沙滩、鸭嘴滩二处小寨只教宋万、郑天寿守把，就行接应粮草。军行粮接，写得好。○已上数段，岂真写山泊号令哉？亦所谓寓言十九，意在讽谏也。晁盖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于路无话，蚤来到独龙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军下了寨栅。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此一句止为前军射定寨脚，后军犹未到。便和花荣商议道：“我听得说，祝家庄里路径甚杂，未可进兵。且先使两个人去探听路途曲折；知得顺逆路程，却才进去，与他对敌。”李逵便道：看他并不审己量方，便插一句，绝倒。“哥哥，兄弟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阵冲敌，用着你先去；这是做细作的勾当，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这个鸟庄，何须哥哥费力！只兄弟自带了三二百个孩儿们杀将去，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何须要人先去打听？”宋江喝道：“你这厮休胡说！且一壁厢去，叫你便来！”李逵走开去了，自说道：“打死几个苍蝇，也何须大惊小怪！”宋江便唤石秀来，说道：“兄弟曾到彼处，可和杨林走一





遭。”旧头领都已出色，故令新到者立功，此行文生熟停匀之法。○要如宋江点将，都是耐庵点将，则为善读书人矣。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他庄上如何不提备？我们扮作甚么人去好？”杨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师去<sup>[1]</sup>，身边藏了短刀，手里擎着法环<sup>[2]</sup>，于路摇将人去。你只听我法环响，不要离了我前后。”石秀道：“我在蓟州原曾卖柴，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身边藏了暗器，有些缓急，匾担也用得着。”杨林道：“好，好！我和你计较了，今夜打点，五更起来便行。”

到得明日，石秀挑着柴担先入去。行不到二十来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四下里湾环相似；树木丛密，难认路头。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是石秀，此等处，一山泊人都不及也。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石秀看时，却见杨林头带一个破笠子，身穿一领旧法衣，手里擎着法环，于路摇将进来。杨林却从石秀眼中看出。○实叙石秀，虚带杨林，妙笔。石秀见没人，叫住杨林，说道：“此处路径湾杂，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文情翔舞。天色已晚，他们众人烂熟奔走，正看不仔细。”又自破解一句。杨林道：“不要管他路径曲直，只顾拣大路走便了。”错也。石秀又挑了柴，只顾望大路先走，见前面一村人家，数处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门前歇了。只见各店内都把刀枪插在门前；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写个大“祝”字；往来的人亦各如此。祝家号令，亦从石秀眼中看出。

石秀见了，便看着一个年老的人，唱个喏，是石秀。拜揖道：“丈人，请问此间是何风俗？为甚都把刀枪插在当门？”问得好，又精细。那老人道：“你是那里来的客人？原来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钱，回乡不得，因此担柴来这里卖。不知此间乡俗地里。”老人道：“只可快走，别处躲避。这里蚤晚要大厮杀也！”石秀道：“此间这等好村坊去处，怎地了大厮杀？”问得好。老人道：“客人，你敢真个不知？我说与你。俺这里唤做祝家村，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见今引领军马在村口，要来厮杀；却怕我这村里路杂，未敢入来，见今驻扎在外面。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每户人家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但有令传来，便要去策应。”石秀道：“丈人村中总有多少人家？”问得精细。老人道：“只我这祝家村，也有一二万人家。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西村唤做扈太公庄，有个女儿，唤做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么？”那老人道：“便是我们初来时，不知路的，也要吃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来要吃捉了？”问得紧。老人道：“我这村里的路，有旧人说道：‘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容易人得来，只是出不去！’”石秀听罢，便哭起来，扑翻身便拜，是石秀，机警之极。向那老人道：“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归乡不得的人！妙绝，是石秀方说得，能令老人下泪也。倘或卖

[1] 解魔：禳解魔魅。

[2] 法环：道士所用的串铃。

了柴出去，撞见厮杀，走不脱，却不是苦？爷爷，怎地可怜见！小人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只指与小人出去的路罢！”妙绝，是石秀方说得出。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买你的。是老人情性。你且入来，请你吃些酒饭。”是老人情性。○写老人情性，固也，然亦是行文精细入妙处。盖宋江大军既已压境，则祝家巡绰之人定应络绎于路，岂可一老翁、一卖柴者叨叨说路耶？故此两句，正妙在“你且入来”四字也。

石秀拜谢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里。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吃了。石秀再拜谢道：“爷爷，指教出去的路径。”是石秀，只记本题，写得机警。那老人道：“你便从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只须一语，令读者亦覆一快。不问路道阔狭，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上一句已明，此又再申“不问阔狭”四字，活是老人声口。没那树时都是死路。但有便是活路，则如无定是死路矣，却偏要再申一句。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既说白杨，则别树定非矣，却偏要再申一句。○看他写老人说话，只须一句处，便要数十句，真活画老人。若还走差了，左来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着竹签、铁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飞签，准定吃捉了，待走那里去！”活是老人，说得恁细。石秀拜谢了，便问：“爷爷高姓？”是石秀。那老人道：“这村里姓祝的最多，惟有我复姓钟离，土居在此<sup>[1]</sup>。”石秀道：“酒饭小人都吃够了，改日当厚报。”

正说之间，只听得外面闹炒。石秀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写得一波初平，一波疾起，真是妙笔。石秀吃了一惊，跟那老人是石秀，不看不得，自看又不得，跟那老人，真写得妙。出来看时，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剥得赤条条的，索子绑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问老人道：“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为甚事绑了他？”此本不必打听，只为要写石秀遮掩自己，又顺便带出杨林被捉事耳。那老人道：“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石秀又问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道：“说这厮也好大胆，独自一个来做细作，打扮做个解魔法师，闪入村里来；却又不认这路，只拣大路走了，左来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人见他走得差了，来路跷蹊，报与庄上官人们来捉他。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手起伤了四五个人；补出杨林被捉时事。当不住这里人多，一发上，因此吃拿了。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叫做锦豹子杨林。”杨林不必被捉也，必写杨林被捉者，一以显石秀之独能，一以激宋江之进兵也。

说言未了，只听得前面喝道<sup>[2]</sup>，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写得一波又平，一波又起，真是妙笔。石秀在壁缝里张时，看见前面摆着二十对缨枪，后面四五个人骑着马，都弯弓插箭；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中间拥着一个年少壮士，坐在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跨了弓箭，手执一条银枪。石秀自认得他，特地问老人道：“过去相公是谁？”又从石

[1] 土居：世代居住。

[2] 喝道：古代官员出行，仪仗前列导引传呼，令行人回避，谓之喝道。





秀眼中极写祝彪。○得此一段，遂令石秀入村神采焕发之极。○呼“将军”是“相公”，活是卖柴人口气。那老人道：“这个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唤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弟兄三个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谢道：“老爷爷，指点寻路出去。”忽然截住，急提本题，石秀机警，写来如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厮杀，枉送了你性命。”石秀道：“爷爷可救一命则个！”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事莫急于进兵，尤莫急于进兵之有探路也，岂有机警如石秀，而肯于得路之后，再住一夜者？只因作者一心要铺张祝家号令严整，一心又要写得宋江轻入重地，作一险势，便暂留石秀一笔，若惟恐为杨林之续者，此皆文人惨淡经营之处，不可不知也。明日打听得没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谢了，坐在他家。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sup>[1]</sup>，排门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红灯为号，即花荣所射者也。齐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贼人解官请赏。”叫过去了。本是后文秘计，却先明放此处，真正才子之笔。○设使不留石秀，如何得听出来？石秀问道：“这个人是谁？”那老人道：“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简。今夜约会要捉宋江。”石秀见说，心中自忖了一回，讨个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便不更说闲话，写石秀机警出人处，笔笔妙绝。

却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不见杨林、石秀出来回报，随后又使欧鹏去到村口，出来回报道：“听得那里讲动，说道捉了一个细作。小弟见路径又杂，难认，不敢深入重地。”宋江听罢，忿怒道：“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又吃拿了一个细作，必然陷了两个兄弟！我们今夜只顾进兵，杀将入去，也要救他两个兄弟，宋江不肯轻入重地，则安得文章出奇；然宋江不为救两兄弟，却又安肯轻入重地也？笔墨相引而出，每每如此。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只见李逵便道：“我先杀入去，看是如何！”看他先因要去被喝，至此忽又要去，一似并不记得曾被喝者，真写得好。宋江听得，随即便传将令，教军士都披挂了；李逵、杨雄前一队做先锋；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穆弘居左，黄信居右；宋江、花荣、欧鹏等中军头领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

比及杀到独龙冈上，是黄昏时分，宋江催趲前军打庄，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奇人奇情奇景，亦覆奇文。挥两把夹钢板斧，火拉拉地杀向前来。到得庄前看时，已把吊桥高高地拽起了，庄门里不见一点火。极写祝彪能。李逵便要下水过去，奇人奇情，亦覆奇文。○不许他探路，真乃戳破肚皮；何意得做先锋，又被阔港截住，忽然想出下水过去。真是一片天真烂漫，令我读之又吓又笑也。杨雄扯住，道：“使不得！关闭庄门，必有计策。待哥哥来，别有商议。”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双斧，隔岸大骂战阵之事，偏写出天真烂漫来，妙绝。道：“那鸟祝太公老贼！你出来！黑旋风爷爷在这里！”庄上只是不应。极写祝彪能。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杨雄接着，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亦无动静。宋江勒马看时，庄上不见刀枪军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书上明明戒说：‘临敌休急暴。’此五字何必天书始能言之，有意无意逗此一句，

[1] 替：量词。批。

正表宋江天书之诈也。是我一时见不到，只要救两个兄弟，以此连夜进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庄前，不见敌军。他必有计策，快教三军且退。”李逵叫道：“哥哥！军马到这里了，休要退兵！我与你先杀过去！你们都跟我来！”

说犹未了，庄上蚤知。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直飞起半天里去。极写祝彪能。那独龙冈上，千百把火把一齐点着，那门楼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来。宋江急取旧路回军。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说道：“来的旧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写得纸上岌岌震动。宋江教军兵四下里寻路走。李逵挥起双斧，往来寻人厮杀，不见一个敌军。极忙中写李逵三番气闷事：第一番要做探路，宋江不许；第二番得做先锋，阔港截住；第三番寻人厮杀，不见一个。思之绝倒。只见独龙冈上山顶又放一个炮来。极写祝彪能。响声未绝，四下里喊声震地，惊得宋公明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韬武略，怎逃出地网天罗？正是：

安排缚虎擒龙计，要捉惊天动地人。

毕竟宋公明并众将军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一文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吾幼见陈思镜背八字，顺逆伸缩，皆成二句，叹以为妙。稍长，读苏氏织锦回文，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化工肖物之才也。幼见希夷方圆二图，参伍错综，悉有定象，以为大奇。稍长，闻诸葛八阵图法，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纵横神变之道也。今观耐庵二打祝家一篇，亦犹是矣：以墨为兵，以笔为马，以纸为疆场，以心为将令。我试读其文，真乃墨无停兵，笔无住马，纸几穿于蹂躏，心已绝于磨旗者也。欧鹏救矮虎，三娘便战欧鹏；邓飞助欧鹏奔三娘，祝龙便助三娘取宋江；马麟为宋江迎祝龙，邓飞便弃欧鹏保宋江；宋江呼秦明替马麟，秦明便舞狼牙取祝龙；马麟得秦明便夺矮虎，三娘却撇欧鹏战马麟；廷玉助祝龙取秦明，欧鹏便撇三娘接廷玉；邓飞舍宋江救欧鹏，廷玉却撇邓飞诱秦明；邓飞救秦明赶廷玉，马麟便撇三娘保宋江。此是第一阵。此军落荒正走，忽然添出穆弘、杨雄、石秀、花荣三路人马。彼军亦添出小郎君祝彪。虽李俊、张横、张顺下水不得，而戴宗、白胜亦在对岸助威。此是第二阵。第一阵，妙于我以四将战彼三将，而我四将中前后转换，必用一将保护宋江，则亦以三将战三将，而迭跃挥霍写来，便有千万军马之势。第二阵妙于借秦明过第一拨中，却借第三拨花荣、穆弘作第二拨前来策救，真写出一时临敌应变，不必死守宋江成令；而未又补出戴宗、白胜隔港呐喊，以见不漏一人也。然又有奇之尤奇者：于鸣金收军之后，忽然变出三娘独赶宋江，而手足无措之际，却跳出一李逵。吾不怪其至此又作奇峰，正怪其前文如何藏过。乃一之为甚，而岂意跳出李逵之后，尚藏过一林冲。盖此第三阵尤为绝笔矣！

如此一篇血战文字，却以王矮虎做光起头，遂使读者胸中只谓儿戏之事，而一变便作轰雷激电之状，直是惊吓绝人。

矮虎、三娘本夫妻二人，而未入此回，则夫在此，妻在彼；既过此回，即妻在此，夫在彼。一篇以捉其夫去始，以捉其妻来终，皆属耐庵才子戏笔。】

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且教小喽啰只往大路杀将去，只听得三军屯塞住了，众人都叫起苦来。宋江问道：“怎么叫苦？”众军都道：“前面都是盘陀路，走了一遭，又转到这里。”宋江道：“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时，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叫道：“甫能望火把亮处取路，又有苦竹签、铁蒺藜，遍地撒满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丧我也！”

正在慌急之际，只听得左军中间穆弘队里闹动，写来令人又吃一吓，笔法淋漓突兀之极。报来说道：“石秀来了！”只一石秀来，写得淋漓突兀至此。宋江看时，见石秀

